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接待站印

1967年11月

红太阳照亮了大寨前进的道路

第一集

# 紅太阳照亮了大寨前进的道路

第一集

山西日报（軍支）革命造反总部編



毛主席亲切地说：“永贵好！永贵好！”陈永贵同志激动地说：“大寨人民问您好！”“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 目 录

中央首长谈大寨.....	( 1 )
红太阳照亮了大寨前进的道路.....	陈永贵 ( 4 )
大寨是在同中国赫鲁晓夫的斗争中前进的.....	陈永贵 ( 36 )
认清大好形势，斗私批修，不断革命.....	陈永贵 ( 48 )
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劳动管理.....	贾承让 ( 59 )
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	郭凤莲 ( 71 )
大寨简介.....	( 79 )
大寨人的話.....	( 82 )

# 中央首長談大寨

周总理

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摘自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

刚才陈永贵同志他提的问题都是对待群众的问题，这点比你们强。

——摘自《中央首长在解决山西核心小组问题会议上的讲话和插话》

陈伯达同志

大寨找到了适合中国农村情况的新办法。是中国农民土生土长的创造性的新经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有个国家是修正主义的了。

大寨的办法真正体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对农业发展有好处。对消灭农村的贫富差别有好处。大寨的干部不用群众养活，以普通劳动者的面目出现，能够充分地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是世界最好的办法，有普遍国际意义。

陈永贵这套办法革掉了繁琐哲学，真正做到“各尽所

能，按劳分配”，不是平衡主义的。对困难户照顾，也是需要的。有差别不悬殊。大寨没有欠款户，没有救济户，没有五保护，这很好。人人都劳动，人人都过得去，可以取消定额和基本劳动日。

干部参加劳动，是个很大的政治教育。大寨的干部过年过节，替饲养员和羊倌看管牲畜，让他们回去和家里团聚，这本身就是很大的政治教育。

大寨党支部提出支委要比党员工作好、劳动好，党员要比积极分子工作好、劳动好，积极分子要比社员工作好、劳动好，这一条很重要。

好的制度，可以产生好的干部，好的思想。大寨的制度，就产生大寨这样的好干部。实行大寨的制度，干部不参加劳动是不行的。

大寨的干部说，参加了劳动可以四到：“看到、听到、说到、做到”。这是形容干部参加劳动的结果，这个说法可以用。

这里还有个提高集体经济的政治质量问题。大寨的干部劳动好，所以群众觉悟高，生产积极性高，发展了生产。大寨干部的三句话，干部不能让群众养活，劳动就是工作，不能让群众把自己看成是干部，都很好。最后一句话应该改成要让群众把干部看成是普通劳动者，这样就可以了。

大寨没有称乎职务的习惯，这好极了。社员对干部，干部对干部不应当称乎职务，叫名字或者老张、老王，不是很亲切吗？

大寨这个十年造地规划，发展了生产，每个公社都应当有个长年规划。

一切经过试验，一切经过群众，大寨的办法，很容易听

懂。对这个办法补充、修改、发展都是可以的，有些干部可能接受不了，山西不是有个人怕“放了羊”？！就是怕乱。有的人怕吃了“合子饭”，就是怕搞平均主义。大寨的办法不是平均主义的，搞平均主义不行。

### ——关于大寨評工記分办法的談話

康生同志

還說陳永貴不識字。他讲的是毛泽东思想，他們那些人識字，是资产阶级文化。

通过晋中事件可以看到，晋中军分区没有极力支持任、王、张，相反是反对任、王、张，不但是反任、王、张，而且反对陈永贵。陈永貴中央认为是真正的左派，他是核心小组成员，革委会副主任，一个军分区就能这样，郭秉章负政治责任。

……打電話告訴不能反对陳永貴，要拥护陈永贵，要把大寨搞好。大寨在世界上有影响，是毛主席树立的一面旗帜，不能把大寨搞垮了。

——摘自《中央解决山西問題中型座谈会》上的談話

# 紅太阳照亮了大寨 前进的道路

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 陈永贵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战友们：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这次全省学大寨现场会议，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召开的，是史无前例的。如果没有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原省委、地委、县委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倒，就没有今天。因此，我以最激动的心情，代表大寨党支部、大寨贫下中农和昔阳全县革命人民，向来自全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这次会议，是紧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进一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运动，彻底摧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肃清中国赫鲁晓夫及其爪牙在农村的流毒的大会。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大寨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

召。大寨每前进一步，大寨的一切成就，都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亲切关怀下取得的，都是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结果。今天，我向大家主要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大寨是在同中国赫鲁晓夫及其爪牙陶鲁笳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个问题，谈谈大寨精神。

## 大寨是在同中国赫鲁晓夫及其爪牙陶鲁笳的 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原省委、地委、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大寨人民的死对头。他们长期以来，打着“红旗”反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千方百计想把毛主席树立起来的大寨红旗砍倒。大寨这面红旗，所以能够越举越高，就是我们大寨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坚决斗争的结果。下面向同志们介绍一下斗争的经过。

从一九六一年谈起。一九六一年，原昔阳县委书记张怀英同志调走后，原地委走资派另派一员干将担任代县委书记。他到昔阳上任后没七天时间，就大反大寨，带了一伙人马到大寨搞“小三查”，也就是摸一摸大寨的底子。搞那三查哩？就是查我们的地究竟有多少？查产量究竟实际不实际？查统购是不是完成那么多？经过三查，产量没空，统购落实。从产量与统购上没有捞到稻草，就在土地上大作文章。他们问我，你究竟整修出多少地来？我说有三、二十亩吧。他们说到底是三十亩还是二十亩？我看这些家伙是越说的多了越喜欢，我实心里一亩也不想说了。说上十亩、二十亩，看来碰不上他们的心事，因为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嘛！他们有权嘛！我就按他们的意图，我说三十亩

吧！看来他们满意啦。当时我们的产量是六百多斤，这些家伙把我们的土地加起来，就是加了三十亩，把产量平开，就平成五百多斤啦，就没有那六百多斤啦嘛！同时按照加大了的亩数，把我们多年来的亩产数目全部推翻了。我考虑这个问题不对头，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搞哩？主要是因为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是想把大寨红旗砍倒哩！他们是反三面红旗哩！他们是执行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这是打击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哩。我们多整点土地不好吗？这对集体经济还有危害哩？应该多整土地嘛，整好土地来增加产量和增加收入，来增加社会主义财富嘛。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多年来，原省委、地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干了一系列的反大寨的罪恶活动，最主要的是树立黑旗，压红旗，树资本主义，反社会主义。他们所树立的就是这些。远的不说，就说去年吧。去年在绛县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现场会，有好多大队的支部书记参加，大寨大队就没有资格参加，我们没有参加。同志们就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他们所树的那些修正主义苗苗，就有资格参加，我们大寨大队自始至终是按毛主席思想办事，是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成长起来的，反而没有资格去参加会议呢？这难道不是树黑旗，压红旗吗？

我着重谈一下，他们借用“四清”，来砍倒大寨红旗。借“四清”之名，来行反大寨之实。伟大的“四清”运动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但是在具体执行当中，他们没有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去搞“四清”运动，他们是以中国赫鲁晓夫形“左”实右的反革

命修正主义路线去搞“四清”的，这在我们昔阳是非常突出的。

他们在大寨是怎样搞“四清”的？他们把我们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去整，他们撇开我们的党支部，进行“扎根串连”。这种“扎根串连”，并不是去串连贫下中农，而是首先看谁对我们的干部有意见。这我们谁都知道嘛，干革命，搞阶级斗争嘛，我们的矛头是对准地、富、反、坏和那些牛鬼蛇神的。他们那么样一喊叫，当然那些地、富、反、坏，牛鬼蛇神说有意见。他们有意见，那就成为他们“扎根串连”的对象，扎根扎在地主富农身上哩。这样一来，他们的根子有啦，又串连了一些不好好劳动的社员。他们让这些人给干部捏造莫须有的罪名。捏造罪名以后，就夺了我们党支部的权，管委会的权，共青团的权，民兵的权，妇联会的权，他们都夺啦，他们成立了什么领导小组。要把他们所做过的坏事一件一件的给同志们汇报，时间是不允许的。我就抓主要的举几件事。其中最大的一个“罪名”就是，我们大寨大队从来没有扣过粮食水分。这一下被他们抓住啦，他们说，在全省全国没有不扣除水分的大队，为什么你们大队不扣除水分？你们不扣除水分的目的，就是要争模范，怕你们的产量低了，因此才不扣除水分。他们还说，不扣除水分不仅是不执行政策和犯了政策，你们还制定政策。我们制定政策，看是制定什么政策哩？我们执行政策看是执行谁的政策哩？要是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政策，我们不执行！要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政策，我们非执行不可！

我们的粮食分配他们也给定了一个“罪名”。大寨的粮食分配从来就是以人定分分配的，没有以人头平均分配。这

一下，他们又抓住了，这又是一条最大的“罪状”。他们说：全省各地就没有以人定分的分配，都是以人头平均分配，看你们大寨，还不是不执行政策！不仅不执行政策和违反政策，你们好多方面要制定政策，你们成了小中央了。确实，我们从来就是以人定分的，我们认为要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分配要促进生产，不是为了分配而分配，更不是平均主义，物质刺激，是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所以说我们才以人定分进行分配的。

工分问题。他们说什么：你们大寨是什么先进，再落后的队，也没有你们这么多的乱记工分。你们是什么先进呢？难道说你们不是假先进吗？同志们可以想一想，昨天大家都去大寨参观了吗。要遇到下雨，我们还要修路，要填路。冬天呢？遇到雪天，我们往开扫路和铲路，使同志们能够到大寨参观，我们做的修路工是不少的。我们还愿意这样搞，因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农业学大寨**”嘛！不仅我们中国的同志愿意去大寨看一看，就是国际友人也愿意去大寨看一看嘛！都是我们贫下中农去接待客人和外宾的，绝不能让地主富农去。为这些事干了点活，不要记工？使那些地主富农再来一个新的剥削，现在我们再劳动养活他们？当然我们是要记工分啦。他们不讲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树立起大寨这面红旗，却说我们记工分太多啦。比最落后的队还严重。那我们不是一片黑暗啦！还有一点光明吗？根本没有什么光明啦！我就举这三个例子，来说明他们是怎样对待大寨哩！他们还说什么：我们这次来搞“四清”，是因为大寨的旗杆上面生了虫虫，把虫虫挖掉，红旗才能举得更高。他们制造了一系列的罪名，进行围攻、逼供，逼得你承认。当时我到北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们的支委盼我从北京早日回来，

就是我在北京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他们派去了两三人，往中央常委送什么黑参考，大量的黑材料送上去啦。我事后知道，那个黑参考可能交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陶鲁笳手里啦，说大寨连三类队都不如。在北京开完会，我回来啦，一进大寨，支委们就围上去，抱住我，拉住我的手，都掉了眼泪，我的心是十分难过的，我们有阶级感情嘛。我们大队的干部都是贫下中农，过去讨吃要饭，扛长工打短工的嘛。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我们从旧社会苦海里边打捞出来。他们伤心掉眼泪，我也难过，我憋得一肚子气呀！大家都给我说，他们这一段没有学习过一次毛主席著作，光桃园大队的“经验”，就学了十六七次，贾进才同志说有二十多次哩！你们看一看，他们对资产阶级分子王××“桃园蹲点”的那个臭报告就能学习二十多次，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一次都不让学，这是搞什么思想革命化哩！我跟着就找到那个工作队。我问：你们是来干什么来啦，你们真的来砍大寨这面红旗吗？你们给我们所捏造的罪名要全部推翻，一个也不承认。你们说的那些“罪名”都是我们的优点。先叫他们给我们推翻我们粮食不扣除水分的罪名。我们为什么不承认那个罪名呢？我们认为人民公社一年所产的粮食和工业原料，除上交国家以外，留下都是公社的，有什么水分可除呢？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集体，自己的人民要扣除水分呢？扣水分的目的，无非是变相的隐瞒，无非是自己多留一点少给国家拿一点。要是把自己的国家，自己的集体，自己的人民当成是一家人，我说就无需要扣除水分啦吧！我们没有扣除水分是优点，不是缺点，是正确的，要按你们那样大的水分，你们究竟是灭了谁的威风，长了谁的志气；谁是反对哩，谁拥护哩？我们大寨人民是坚决

反对，彻底反对。而拥护的就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是侮辱过我们吗？说中国合作化搞糟啦，农民饿起肚皮啦，两个人穿一条裤子啦！我们一个人吃五百六十斤，你们给说成二百三十斤，一亩地打八百斤，你们给说成三、二百斤，那只有赫鲁晓夫拥护！我说，你们是给赫鲁晓夫供给材料的，你们是为替赫鲁晓夫办事的，我们不能承认这是错误，你给我们平反。后来他们承认搞错啦，说我们不扣除水分是有理由的。

再一个就是粮食分配问题，我们认为我们的办法是正确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促进了生产的。他们也向上边联系，说人家大寨也是有理由的。什么理由？是我们大寨人有天才？根本不是的，是凭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干革命嘛，不凭毛泽东思想凭什么呢？他们承认了错误，纠正了按人头分粮的办法。关于多记工分，他们也得给我们平反。可巧，正在辩论和斗争激烈的时候，那天晚上，下了半尺来厚的雪，第二天早上，阳泉来了两汽车人到大寨参观，那时什么权利都在工作队手里，他们就叫马上往开铲路，叫社员不理，叫干部不管，他们就叫大队长贾承让同志快往起拔人，贾承让说：我们还有权利拔人吗？我们犯错误犯上一回还不行了，还让我们犯第二回错误哩。他们没有办法，又找我啦，说怎么办，永贵，参观同志紧要上山，铲不开路上不去，找谁要人都不给，贾承让也不管。我说，当然贾承让不管，我也沒有权利管，权不都是你们的吗？你们可以管起来嘛，你们可以都把大寨的事情办起来嘛，我们又不会革命，只有你们才会革命。我们的乱记工分不是比最落后的大队还多吗？后来，他们在这件事上也承认错误。可是他们一计不成还要再来一计。他们又想了办法，就是丈量土地。正

象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他们说什么，这么几十户人家，那几百亩土地，每年给国家提供二十多万斤至三十万斤商品粮，有怀疑。我们在平原地区也没有见过有那么高的产量。都是些小坡梯田，产八百斤粮食？没问题一定有黑地。统购二十多万斤至三十万斤，也一定有虚假。他们在大寨创造了丈量土地的“奇迹”。在一九六四年，正在秋收结束期间，在大寨丈量开土地啦！他们为什么对大寨这面红旗这样恨，这样怕得要死哩？现在我们才清楚了，因为他们是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是反对三面红旗的。大寨如果打不倒就对他们不利，对中国赫鲁晓夫不利。因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所以他们把矛头对准了大寨。原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和我们大寨周围的大队，从上到下五级在大寨进行了丈量土地。他们说，大寨土地不可能是八百零二亩，可能有几个八百零二亩。他们实指望这一下可抓准啦。他们根本感觉不到三面红旗的无比威力，更不知道劳动人民的创造，当然就更认识不到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农民有多大力量。农民一旦掌握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这些他们完全认识不到。他们认为，就是只有土地多，才能多产粮。他们耀武扬威地率领了一批人马来到大寨。这五级丈量土地的人马有多少？七十多个。丈了多长时间？五十多天。他们丈地我们心里象刀扎一样。我们是怕暴露黑地吗？不是的，根本不是的。我们在解放以后，在互助组时期，就大量提倡整修土地，但是那时候还是一家一户的生产，土地还有界线，思想也有界线。在一九五三年办起农业合作社以后，就开始了土地基本建设。因为能够统一制定计划，土地连片啦。

嘛！入到集体，思想也到集体了嘛！我们昼夜不停，不分天冷下雨，冬天冷到零下二十度或者下着雪，我们也没有停过工，那样辛辛苦苦的劳动，整地整出了“错误”，我们是疼这哩！我们心是亮亮的，我们没有黑地，没有隐瞒。我们想，土地是不会少的，但是多出来，他们要作为我们的“罪名”，把大寨弄成个假红旗，我们又该怎么办？我们也想下办法了，多出土地来不犯错误，还要叫他们承认错误。多出地来，确实不犯错误。世界不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嘛。我们那样的辛勤劳动，每年整修土地使用的劳动日占全年总投工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怎么叫犯了错误呢？党号召我们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大搞土地基本建设。我们响应党的号召，整修出土地来犯了错误啦，我们就能答应吗？绝对不能！他们在丈量土地开始的时候，信心很足，劲头很大，得意洋洋的。结果哩，他们失败啦，因为这土地不仅丈不出几个八百零二亩，就连一个八百零二亩也保不住啦。他们就又想办法哩，最后丢下一两天时间了，他们就把能种三五棵玉米的最小块块的地也算上。我们积肥料占的那个地盘，起了肥料还要种几棵玉米，因为我们是搞寸土必种的。他们呢，来了一个寸土必争的丈量，把那些小块地也丈进去啦。最后得的结果，八百零二亩地成了七百九十六亩多点，缺了六亩来地。他们看到丈量土地失败了，就赶快搞粮食过秤。通过粮食过秤的结果粮食是斤两不短。这样，他们就赶快向县里粮食局拿统购粮，上下核对，经过上下核对，也是斤两没有少了。同志们可以想一想，他们这是为了把大寨红旗举得更高吗？可能有的人说，那是帮助大寨嘛？有这样帮助的吗？后来中央知道了，中央也就派来了工作队。中央工作队和我们大寨的党支部、贫下中农在一起，工作了一个月左右，大寨是一

个“四清”的单位。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想把大寨搞成一个三类落后的大队，搞成假红旗。我们不依靠中央，我们不依靠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依靠谁呀！

为什么我们大寨会成了“四清”单位哩？从我们的干部来说没有特殊化过，也没有不参加劳动的，没有脱离了群众。这一点我们是有深刻的体会的。我们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的。我来举几件事，记不清是六四年还是六三年，盂县召开扩大会，要求我到盂县介绍坚持自力更生战胜灾害的情况。我刚到盂县，太原又打电话让我回太原介绍战胜灾害的情况，这样我就先回太原啦。我身上总共带着三块多钱，从太原汇报完回来时，他们没有给我买车票，我怎也不能说给我买车票呀，我就自己拿钱买车票。这三块多钱除了买车票的两块七角钱，还留下多少钱了呢？回到阳泉我住的那个晋东旅馆，住楼上是一块二角钱，可我只剩下几角钱了，那怎么办呢？后来我就下了楼游玩到一个很热闹的地方，看了看是个澡塘，那里头住客人是四角钱的房钱，我就下了那个澡塘。用了四角钱，还剩下二角。住澡塘还得登记，一登记，人家就认出我来啦，老陈怎么你到这里住呀？你住楼上吧，楼上多么舒服呀，你不是要报销吗？我说你错了，正因为报销我才住四角钱的房，要是我自己出钱我还住两块二的房呢。他说你这个人呀就是一个怪脾气，我说不管怎么样吧，你不要说了，我就这样睡下啦。我们出外有办私事的，有办公事的，从来没有在大队支过一分钱。一九六三年遭灾以后，我到阳泉、榆次、沾尚到处跑，干什么呢？就是搞木材修建房，这些车盘费都没有从大队开过一分钱的支，我自己有了就花我的钱。我们大队的干部都是这样，从来没有贪污呀、挪用呀、特殊化呀、多吃多占呀，这个我们从